

文 篇

丁 未

國
校
比
印
系
邦

第 五 冊

第三年

文篇

○○論近世文學之變遷

劉師培

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爲文可宣于口而不可以考據之名。然後以註疏爲文而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際雖文與筆分。然士之不工修詞者鮮矣。唐代之時武夫隸卒均以文章擅長或文詞徒工學鮮根抵若夫子學則優于文則拙。唐代以前未之聞也。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後以語錄爲文而詞多鄙倍。有以又楊言斯然基定孝林垂錢用以遠則無夫經日教竹修譏鄙夫是之此知也。汀之之倍子理言夫錄君曰言曰矣不矣曰子曰子釋曰夫嘗曰後不之典見其之能言謨出之道之今旨君文也爻詞語也言講遠子章文象氣錄詩性學其于而章此必始言與先辟下欲在二遠于也天生文學聞是帝鄙唐語道從乎之性性三倍儒錄可語不初與與王詭家出得錄曰即天天之錄之而入言談道道言行語文聞門之性體亦也。

注疏爲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墮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爲文何則周代之時文與語分故言語文學區于孔門降及戰國士工游說縱橫家流列于九家之一抵掌華屋擅專對之才泉湧風發辯若懸河雖矢口直陳自成妙論及筆之於書復經史臣之修飾如國語國策所載是也在當時雖謂之語自後世觀之則語而無異於文矣若六朝之時禪學輸入名賢辯難間逞機鋒超以象外不落言詮善得言外之旨然此亦屬於語言而語錄之文蓋出於此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與辭旨深遠者不同其始也講學家口述其詞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真乃以俗語筆之書以示徵實至于明代凡自著書者亦以語錄之體行之而書牘序記之文難以俚語觀其體製與近世演說之稿同科豈得列之爲文哉若考據之作則漢魏之箋疏均附經爲書未嘗與文學相混惟兩漢議禮之文博引數說以己意折衷近于考據然修詞貴工無直情徑行之語若石渠白虎觀之議則又各自爲書唐宋以降凡考經訂史之作咸列爲筆記附於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徇於文學之列也近世以來

乃崇斯體夫臚列羣言辨析同異參互考驗末下已意進退衆說以判是非所解之書雖各不同然篇成萬千文無異軌觀其體製又畧與案牘之文同科蓋行文之法固不外徵引及判斷二端也昔陽湖孫氏分著述與考據爲二以考訂經史者爲考據抒寫性靈者爲著作立說雖疏堂所嘒已爲焦理然以考據之作與抒寫性靈者不同則固不易之確論此亦不得謂之文者也乃近世以來學派有二一曰宋學一曰漢學治宋學者從語錄入門治漢學者從注疏入門由是以語錄爲文以注疏爲文及其編輯文集也則義理考訂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爲文學者互相因襲以爲文能如是是亦已足不復措意於文詞由是學日進而文日退古人謂文原于學汲古既深摛辭斯美如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所謂讀千賦者自善賦也今則不然學與文分義理考證之學迥與詞章殊科而優于學者往往拙于爲文文苑儒林道學遂一分而不可復合此則近世之異於古代者也故近世之學人其對於詞章也所持之說有二一曰鄙詞章爲小道視爲雕虫小技薄而不爲一以考證有妨於詞章爲學日益則爲文日損袁如

星枚衍之是箴孫
代物均最有不相容此卽物理性實學之明以近代爲最故文學之退亦以近代爲最功家所謂不相容也左傳亦曰物莫能兩大近

士所由不數覩也然近世之文亦分數派明代末年復社幾社之英以才華相
炳敷爲藻麗之文如陳臥子夏考功吳駿公之流是

順康之交易堂諸子競治古文而藻麗之

作易爲縱橫若商邱侯氏大興王氏

劉氏龜繩莊繼

所爲之文悉屬此派大抵馳騁

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軌則其體出于明允子瞻或以爲得之蘇張史遷非

其實也餘姚黃氏亦以文學著名早學縱橫尤長叙事然失之於蕪辭多枝葉

且段落區分牽連鉤貫仍蹈明人陋習浙東學者多則之季野榭山咸屬良史
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鬯亦近代所罕覩也時江淮以南吳越之間

文人學士應制科之徵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于目錄詞章之學所爲之

文以修潔擅長句櫛字梳尤工小品然限於篇幅無奇偉之觀竹垞次耕其最

著者也鈍翁漁洋牧仲之文亦屬此派下迨雍乾董甫太鴻猶沿此體以文詞

名浙西東南名士咸則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摹仿歐曾明于呼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叙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內人士亦震其名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後桐城古文傳于陽湖金陵又數傳而至湘贛西粵然以空疏者爲之則枯木朽荄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惟姬傳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滌生之博大雄奇則又近今之絕作也若治經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家言及其爲文遂各成派別東原說經簡直高古逼近毛傳辭無虛設一矯冗長之習說理記事之作創意造詞寢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見其匹後之治古學者咸宗之雖詁經考古遠遜東原然條理秩如以簡明爲主無復枝蔓之詞若高郵王氏儀徵阮氏是也故朴直無文不尙藻繪屬辭比事自饒古拙之趣及掇拾者爲之則勦襲成語無條貫之可尋侈徵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采識緯之書用以解經卽用之入文故新奇詭異之詞足以悅目且江南之地詞曲尤工哀怨清邁近古樂府故常州之文亦詞藻秀出多哀艷之音則以由詞曲入手之故也莊氏文詞深美閑約人所鮮知其以文詞著者則陽湖張氏長洲

宋氏均工綿邈之文其音則哀而多思其詞則麗而能則蓋徵材雖博不外識緯詞曲二端若曲阜孔氏亦工儻詞雖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畧與宋氏同則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謂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歟若夫旨乖比興徒尙麗詞朝華已謝色澤空存此其弊也近人惟譚仲修略得張宋之意數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於史贊爲文別立機杼上追彥升雖字酌句斟間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動中自然秀氣靈襟超軼塵墻於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爲出于左傳國語殆譽過其實厥後荆溪周氏編輯晉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陽魏氏仁和龔氏亦治今文之學魏氏之文明暢條達然刻意求新故雜奇語以駭俗流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羞雷同文氣佶摶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或以爲出于周秦諸子則擬焉不倫此又一派也若夫簡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奧自矜雖以氣運辭千言立就然倣亂而無序泛濫而無歸華而不實外強中乾或怪誕不經近千稗官家言文學之中斯爲僞體不足以言文也近代文學之派別大約若此然考其變遷之由則順康之文大抵以縱

橫文淺陋制科諸公博覽唐宋以下之書故爲文稍趨于實及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趨于朴拙不復發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于此時特文以徵實爲最難故枵腹之徒多託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則又日流于奇詭此近世文體變遷之大畧也近歲以來作文者多師襲魏則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固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於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厄歟

文錄

○○游金鼓洞記

金石

金鼓洞居棲霞嶺之北。而棲霞植若劍闕。烏石履泰左右。掖勢張甚。東若西諸洞壑皆卑下之。若爲之隸焉者。後游烟霞。凡十日。余與心广道鄂王墳。欲逕探金鼓。而揭漿於厓足。曰紫雲。從者曰。勝無與擬。復東。其指曰是。亦小有異。入則有軒焉。銜石之垠。洞深不盈丈。顏曰棲霞。以一絲之髮系諸膚。而以全體名。得乎亟出。就紫雲曠。若有容博。外而窪內。石色曛黯。級而下滴。瀝沮洳。寒氣砭肌。骨仰。際石。泣裂。多岌岌。欲墜去。而迤西行。樹益瘦。路益繚曲。有石齋。象睥睨。則鶴林道院在焉。蕭然頽敗矣。而有聲淙淙出屋後。則竹笕引山泉注於廚。再入則所謂金鼓洞者。石壁巉削。斗起。豁窈。櫛其趾。栗其脊。吸其齊。腹施其額。莽宕其顛頂。洞之右有泉。渟泓色沈碧。鏡毛髮。幽蔽處深隱。不可測。名從洞而文之者。則以鼓爲果。主院者曰。吾庖湢皆取給而潦不溢。嘆不竭。猶黃龍洞之有白沙泉也。汲作茗。清而不穀。余亟欲觀白沙。循東而北。出棲霞嶺。背叢綠萬

福洛寺
之福裡內
別外內不

蓬。朱切。
蓬。脣切。
蓬。脣急。
蓬。脣兒。於都。
賦。宵貌。葛。
西。雨未質。
蓬。脣。
空。返支也。
相。次。壁。也。

翠中見殿桷爲積翠庵故址。繞徑之肘階而上。巨石二丈許。矗峙圓覆如大笠。就石鑿黃龍像。微欹而右倚。若倦於津梁者。蓋黃龍僅得洞之名焉耳。果未若紫雲金鼓之具體。執負氣格爲過者。所騁怡而槩辟也。嗚呼。杓中而竊實。稟蓬而攘厚。夫且衆附之而不復覈。責之者獨以此洞焉乎哉。惟白沙泉則歸途一矚。之漢出而爲瀦。膏之銀乳之玉舉不足以方其腴冽。金鼓之不得以湛寂。擅也宜也。是日以辰出以酉返。觀洞之名者四。其舒如翼。陷如釜。廉狹而剝如肺。膻之雜置不名者數且。以五六足以宕心目。撼魂夢者。坐趾而在而或莽榛葆。其蹊其馳於習聞而不復以沈遺爲察邪。抑天所以韜之者。摯而免其刑剝邪。心广於諸洞。獨右金鼓。欲留其游之日月。余爲篆界之石工勒當泉之左。而復爲文以記之。

詩錄

○○百千

怪怪奇奇局綿綿。穆穆胸百千萬億兆。南北東西中轉瞬起還滅。無端塞更通。

閨園

可憐天下事無取太玲瓏

古人死非死今人生豈生攢眸仇濁物攬卷對書繁死者終難見生人自滿盈徒留一掬淚長與海同傾

吾有一小圃天光常肯來氣隨霜草縮心與野花開草縮根仍在花開艷易灰子懷無所適顛倒亦堪哀

顛倒不自惜神魂豈易持吾將衆魔孽招出大玻璃魔孽如常走玻璃故不知兩無相與處此樂豈能支

加飯從人意臨餐不自謀問予何急急自笑一悠悠堅坐如交迫連旬忽久休到頭無個事彈破卽輕漚

聰明太無着揚目看重溟我欲燔青史因之釣白萍古今原不隔海嶽四無局方寸先明大何堪效死螢

安得娛心處汪洋縱我游旋忻旋厭倦忽笑忽啁啾醇酒無邊力英雄第一流相遭不相制心痛爲誰瘳

子靜渾成手。姚江斬絕心。自然大經濟。使我重沈吟。消息危如此。迷離直到今。
三十年破碎九萬里。巋嶢未十二萬年。極變已難遷。大刦亦平等。吾儕且息焉。已知混沌死。終令乾坤旋。
造化有常理。無須人力全。獨鵠立寒水。神氣故孤超。天老生人晵。田枯得草驕。輕塵當猛雨。滿月吸銀潮。
茲事那能曉。青山姑負樵。

○○望古吟

同上

望古絕歎杜德機。馭神不住如征駢。我欲塞明閉其聰。深嚴如拒兩柴扉。凝神
滿案棲蠻蟻。不飲不啄身自肥。安省人世有刺誹。上乾下坤頓九圍。愛惡攻取
德與威。縛劫萬物勝。纏徽強者當之成激磯。懦者觸之變脂韋。浸淫下夷千百
載。山川日月凋。清暉我所思。兮苦塞違六翮。未化終難飛。倘更蹉跎安所歸。爽
然涕淚沾裳衣。

不讀詩書不鼓琴。蕭然空外有天音。近年啼笑非悲喜。每日朝昏自古今。但以沒寧存順理。安吾渴飲倦眠心。尋常黑白都忘却。恐墜千秋得失林。

○○端居

同上

端居初入夏。炎氣未酷毒。且息塵中影。曠若新沐浴。萬事聽自然。安用濕薪束。仰首視蒼天。予髮已曲局。

後園有一卉。花放皎如雪。老圃所未識。但覺香氣冽。不知歲月長。何年始萌孽。嗟爾不得地。叢莽誰翦滅。名尚不可問。豈肯輕媚悅。小院如深山。孤月久清絕。造化本有權。吾生自顛倒。亦嘗游五侯。跌岩寄吾傲。羣雌驕獨稟。汗流走相告。貌若佩風流。中實擠雄鷺。聰明難屢騁。神鬼枉慰勞。方寸白雲深。欲鑿乾坤奧。才華無窮期。孰是其究竟。往往白頭哀。未識性與命。萬物須寸心。寸心有圓鏡。淆之便朦然。但覺塵垢盛。白旃與玄錫。磨擦遂輝映。姚江逮龍溪。救人脫暫縛。心齋父子出。出語亦瑩淨。化機不可執。花落鳥嚦并。未便發披猖。豈遂防居敬。俗儒喜勸襲。巧士工變幻。千古學術塗。列几彼何患。性理有成案。安事久酣豢。

餚餉薄口

也印亥人
矣不詒
起膠同
餅

文章又小技更可咄嗟辦吾少未免此可憐髮始艸吾父嚴鼓之血戰甲冑擐
惜吾弱小甚陷陣苦未慣至今用力艱大懼白日晏請以孤注往燒絕所過棧
巨石不難穿患無泰山溜祇須勤糞漑晚麥尤高秀幾人惡驪驪塗抹得縟繡
僅博暭翳翁捫手涎饗縷尖耳豈堪獵不足充外廐誓建干將戟翱翔八荒固
愁如獨繭抽心比丁香結日月不與我負此一腔血蕭曹起刀筆碌碌少奇節
一旦佐漢鼎沛若江河決末世學鹵莽細碎比蟻蟻反遙豪武人殺人有寸鐵
漢後數清才大抵班賾薛善者頗馴伏强者稍廉折天民古門戶望之恨斗絕
朗朗梁父吟千載赴幽咽

餚餉亦可飽襯襯亦無嫌深山大澤中氣象何深嚴何物造化手乃能作涼炎
雄雉洵輝煌竄身入低巖不知尊俎鄰猶用誇珠鈴明月本太潔障礙來妖蟾
龜靈宜受剖千歲珍青鬢臥憶少游語伏波殊欵欵無怪英雄心去去精毫繡
雜佩去陸離高冠謝切雲蹣跚荒隴間唳鳥催耕耘倦眠柳陰下倚興歌邱墳
古調不入時吐氣空鬱鬱一笑且置之野草吹濃薰彭殤且齊同何用策高勳

天命詎有常焉往求靈氣。

欲築深念堂於此。聾聾萬物各有職。誰其決拋捨。青天如一甕。跳出何瀟灑。
上有孤雲飛。攬之不盈把。從此汎六合。何難軼奔馬。吾斯未能信。鑿險覓豁間。
一棟棲風煙。便足逍遙也。本來富邱壑。積翠天難赭。單絲裏一縷。遇物輒傾瀉。
無厚以入之所阻。蓋已寡。

平粹不可殃。哀樂每易僻。衰白積損成。精神勿久役。高樓何日建。天地忽開闢。
斜日照厓山。蒼然變金碧。新竹亦既活。更想謀拳石。吸秀到五臟。涓涓化靈液。
有之固自佳。無之亦勿惜。豈可自煩惱。本以求所適。

○○歲暮示秋枚

來日云何亦大難。文章爾我各辛酸。餘生已惜心先死。故舊真同歲與寒。露入
肝脾能幾許。醉羅魂夢繫無端。臨江且探梅花去。蓑笠人歸雪未殘。

○○漚上重見照广

晦聞

五年不見更何之。又聽琵琶水一涯。雨雪漸多殘醉後。江湖同在未還時。空留

同上

異代增蕭瑟。牋有餘生付別離。回首舊游今略盡。祇應重詠北門詩。
詩餘

○○夜飛鶴

香港秋眺懷公度

彊

邨

滄波放愁地。游棹輕迴風葉亂。點行杯驚秋客。枕酒醒後登臨。塵眼重開蠻煙蕩無邊。颶天香花木。海氣樓臺冰夷漫舞。喚癡龍直視蓬萊。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珠。匣不信秋江睡穩。掣鯨身手終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刦墨成灰又西風。鶴唳驚笳夜引百折濤來。

○○高陽

殘雪

同

上

飄樹煙零。封階粉退。餘寒猶沴。落文畫意。無多尋常。埋沒芳塵。斜陽著意相憐惜。是愁心不耐。溫存且銷他一額涼蟾。來伴深尊。東關步玉人。歸否。牋籌香半。她衾繡孤溫。依約簷聲隔簾滴。到黃昏。朝來便化春潮去。問何人省識水魂。謝東風。不當花看。爲剗愁根。